

如东的山

□ 陈日铭

南通有座美丽的狼山，那是名副其实的山。如东有蟠山、土山、双灰山、碧霞山，山虽多，但都不是真山。那么，这些山由何而来呢？

先说“蟠山”。如东地处南黄海（历史上范公堤绕掘港镇区东南南北三面，长80余里，堤外东距大海仅数里），海滩上盛产文蛤，文蛤堆积如山，故掘港有“蟠山”之说。“蟠山”的意思就是“蟠蛟”山。“虫宾”在字典中无法查阅，电脑中也难以打出，人们为了方便，就把“蟠”改为“宾”。古时掘港有八景，亦称宾山八景：碧霞晚眺、范堤归牧、东林诗社、西寺晨钟、盐岭积雪、宾山晓日、管池泛月、南坎春潮。随着沧桑之变，如今除极少数尚有遗迹可觅外，大多已消失无存。当今如东带“宾”名称的有宾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宾山初中、宾山小学、宾山医院、宾山水城、宾东新村、宾东加油站，如东宾山老窖酒业有限公司、如东宾山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宾山老年公寓、宾山照相馆、宾山超市、宾山文具店等。有人建议，若如东建市起名“宾山市”。

再说“土山”（原名“碧霞山”）。土山

古为潮墩，位于掘港镇内，其高10米多。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守备部队指挥中心。解放军四打掘港，主要集中于土山。前三次攻打掘港未成，第四次攻打掘港为1948年3月15日下午4点左右，解放军对盘踞在土山上的顽敌发起了总攻，火力非常猛烈。土山上的敌人建起了“核心工事”，加上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易守难攻。解放军就架好桥梁，爬着梯子，向敌人冲了过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往前冲，士兵们不顾一切，坚决要消灭敌人……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土山，取得了战斗的辉煌胜利。整个战役下来，歼灭守敌千余人，缴获了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步枪、短枪、掷弹筒等大量武器及军用品。战役的胜利，推动加快了整个如东解放的速度。1949年1月28日，如东全境解放，成为南通地区最早解放的县。战后，土山被平，如东县人民政府建于此处。2016年，如东县人民政府搬迁后，此处建为锦绣瑞府小区。

再说“双灰山”。双灰山位于丰利镇东

南10公里处。当年确实有个土山，这个土山就叫做双灰山。相传100多年前，这里有大草荡，每年春夏，荡里茂密的红草长得有一人多高。某年秋后，一大户人家从草荡里斫来许多红草，堆了两个大草垛，有小楼房那么高。不料，一日，一场大火把草垛全部烧光，变成了两个像小山似的灰堆，于是“双灰山”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1947年12月7日至8日，在这里发生过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新四军在这里布设“口袋阵”，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30多人，伪团长以下300多人，生俘日军分队长，以及伪军197名，同时缴获重机枪6挺、轻机枪25挺、八二迫击炮两门、步枪400余支，此战首创了苏中战场生俘日军的记录。

双灰山村2001年由原陆港村、双灰山村合并而成，南接掘港、马塘两镇，东邻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苴镇），苴沿公路穿境而过，现有人口3100人。

最后说“碧霞山”。丰利曾经有座土山。明《两淮运司志》中称它为“泰山”。而《海曲拾遗》则称为“碧霞山”。相传北宋富弼以使相判扬州，为训练水兵，在丰利场北

郊凿滩以泊战船，所掘之土堆于滩之西南，遂成山。《丰利镇志》载：“土山，位于郑公滩西南侧，占地面积20亩左右，高有三丈。山顶自东向西建三座寺院，院皆座北朝南成一线。俗称东、中、西三（土）山，东为‘碧霞宫’，中为‘净土庵’，西为‘报国寺’。报国寺后楼设朝海观音像，燃长明灯，日夜不熄……”

土山南麓，自西向东还排列着东岳庙、都天庙、祖师庙及神农殿。山上山下，七庙相连，释道共修，堪称一大奇观。

丰利土山的东岳庙、真武庙均建于南宋末年间。当年在土山寺群中，数建于南宋的这两座庙规模最大。

丰利土山历经岁月的磨洗，凝聚了众多乡贤民众的智慧与心血，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

如东以“土山”命名的村有岔河镇的土山村，现在叫兴河村；丰利镇有一条路叫土山路。

如东的山各有其名和不同经历，虽然它们已不存在，但留下的故事永远流传在民间。

大姨

□ 徐冠东

七月下旬，一天接到电话，得悉95岁高龄的大姨早晨过世，顿时震惊，悲哀之情油然而生。这一消息太突然了，因为我半月前还打电话给表姐，并跟大姨通了话。当时，心中期待大姨活到百岁，一起为她庆生，那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怎奈她未能等到这一天。

外公出身水西县城富贾之家，饱读诗书，写一手好毛笔字。因为才华及家庭在水西县的影响，外公被上一级国民政府委任水西县县长。外公外婆共育两男四女。

待大舅二舅大姨长成后，外公做主大舅娶了水东乡塘镇张家女儿，二舅娶了水东乡丰镇陆家独女，大姨嫁给水东乡河镇房家，二姨亦许配给水东乡碧城许家独子，三姨和我吗年幼未谈婚事。

不得不说，外公当时对儿女的婚事安排是很好的，所有亲家都是一方富足大户。尤其是大姨嫁的房家，更是很富裕的家庭，衣食无忧。县长家大小姐，房家地位自然是高。那时水东乡归属水西县管辖。

天有不测风云，本是一切美好的生活被打破。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火漫延，日军占领县城。身为国民政府县长的外公，身有病恙，未能携家撤退。日军和汉奸多次登门威逼利诱外公出任伪县长，外公均以有恙推辞。那种情况下，外公身体渐渐病重。

即使形势严峻，身体有恙的外公，经常为共产党地下党提供便利。一次地下党领导为转移找到外公，外公冒着危险进行掩护成功转移。后来，外公不久病逝，葬好外公后，大舅率全家辗转逃至上海，躲避日伪的纠缠。纠缠原因就是外公放走地下党要员。

自然，大姨在房家也陷入逃避日伪的逃难之中。为逃难，大姨不得已将两个女儿分寄给他人抚养。

数年后，日本鬼子投降，得以返回河镇房家的大姨，迎接她的却已物是人非。大女儿被抚养人家骗认亲娘，不再认大姨这个生母。二女儿被抚养人送给碧城一户人家领养。

大姨调回上海工作根本不可能啊，一是工作难调，二是住房难解决！三是大姨仍是房家媳妇儿，更有一儿三女！

妈妈既为减轻大舅的压力，也同情大姨的遭遇，接受了大姨做伴并从教的建议，

陪同大姨回到江北。妈妈被县教育局分到塘镇沙园小学任教，并兼职扫盲班。当时两人的学校相距十里路左右，周末妈妈可以与大姨团聚。

长假期间，妈妈有时随大姨去房家，见到大姨在房家遭受的委屈，是又气又急，时常与大姨相拥痛哭。两个弱女子又有何办法？

大姨一直以来在房家受小姑子等人诬陷攻击，挑拨大姨夫妻关系。矛盾终是不断升级，日子已是无法继续下去。无奈大姨面对暴力和冷暴力作出抉择：各带一双儿女，分居。

这一分就是几十年，直至俩人退休后才由大姨起诉办了离婚手续。不得不说的是，我曾经的大姨父真的情商太低了，若不是大姨对你尚有期待，又何至于在老年还跟你离婚？一个词：绝望！

大姨是一个严谨的教师，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更是一个重感情念亲情的大姐。她所带大的两个女儿，都很好，家庭也很幸福。

大姨任教期间经常评为校、公社、县优秀教师，后来大姨还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在我眼里大姨是一个：我幼时漂亮的阿姨，我青少年时优雅知性的阿姨，以及后来气质高雅的大姨。

我近日时常回想起她见到我时，那一声亲切呼唤：“煌煌”，以及灿烂的笑容。大姨，我真的很想您。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当年外公冒着危险转移的地下党领导，解放后任省委部门领导。几年后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大舅，当面表示感谢当年外公的救命之恩及多年来为掩护共产党地下党人做出的贡献。

问及大舅有何要求，大舅婉谢了领导的关心，表示家里一切均好。唯一牵挂就是大妹和小妹在江北做乡村教师，希望能予以照护。这位省委领导真是有情有义。

在那轰轰烈烈的文革十年里，有人想利用外公曾是国民政府县长说事儿，幸得相关领导阻止，大姨和我妈才躲过

一次浩劫。

即使曾有人挟私愤报复大姨妈，幸亏表姐找到学校所在生产队队长帮忙，全队社员扛着农具包围了学校。最终上报公社和县里，在相关领导批示下，才化解危机。

这些让我真正明白：心无贪欲就是平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仔细回想一下，他们兄妹六人，除二舅外，其余一生经历了磨难坎坷曲折。然而他们互相关切的亲情，手足情深，让我终身难忘。

大姨妈辞世的第三天，作为娘家侄子，必须到场。

九点，我们终于赶到安孝堂。行礼完毕后，我瞻仰了大姨，她是那么的安详。

葬礼隆重而肃穆，大姨的子孙后人众多，这还是很多后人考虑到天气炎热，仅派一人代表，否则绝对超过百人。

一切都按安孝堂的礼程进行，民俗礼节、追思会等等。

就餐期间，亲友们选择性地交流。我们与阔别上海表哥表姐们，少不了的叙旧。望着众位表哥表姐，都已是近七八旬的年纪，大姨是我妈家最后一位长辈。这次相聚，以后再聚机会很少了。也许多年后，有人就永不再见了，都年龄大了，世事难料。

天太热，就餐后，除送葬亲友外，其他宾客均回家了。我和表哥表姐们在餐厅休息，继续聊天叙旧。

正午，我们一起送大姨遗体去江城市火葬场。

下午，我们一起送大姨骨灰去江城市公墓。

我望着大姨的墓碑，静静的沉思。望着右首的外公外婆的墓碑，我默默道：“外公外婆，你们的大小姐终又回到你们身旁。”

别了，大姨。愿你在西方世界没有曲折、坎坷、烦恼。我衷心希望来世再做你的姨侄。

大姨，我会牢记你给我的启迪：人生要独立坚强，要学会做人！

新城蕴古风

□ 傅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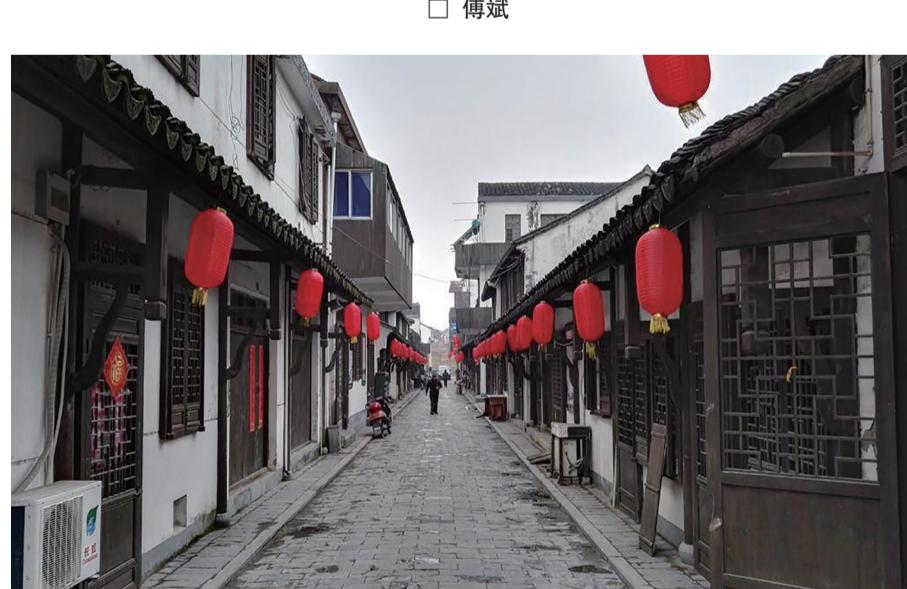
渐已消失的掘港老街，如今高楼林立，完全换版成另一番模样了。曾经踏过的每一块石板，走过的沿街每一家店坊，已与岁月一并成为回忆。

记忆里的青砖黛瓦四合院，浅堂深巷店铺坊，被赋予了全新的功能：咖啡、烘焙、游乐场、生活馆、知名连锁品牌店，锦衣玉食品质餐饮等，呈现全新的吃住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商业区，满溢着现代城市的生活气息。

也许是老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恋情愫，也许是新街区有一种未来可期的奢望，每当走在那个让人既感又爱的地块时，总是喜欢左顾右盼，试图寻觅那些记忆里的老街遗迹和人文风情。

在茶花路南端，海豚湾生活广场对面，抬首便见的“康寿养生堂”中医门诊部”匾额，装饰得古朴典雅，还真的让我产生了兴趣，并关注起这个刚挂牌不久还在试运营期间的中医诊所。在这个已完成改造的新街区，不仅给居民带来公共性服务设施齐全，健康生活与之配套的舒心和欣慰，还弥补了老街古巷踪迹全无的那一丝缺憾。

古风底蕴入画来。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康寿堂”让我联想起原先老街上的“介寿堂”。据史料记载，原老街东街有个“介寿堂”药店，创始人钱小斋，秀才出身，精通歧黄之术，坐堂门诊，居地乡民口碑很好，可称得是一位儒医。在介寿堂旁还有一副嵌字联“介尔景福，寿考为



祈”，可见其“悬壶济世”之用心良苦！

这个新创立的“康寿堂”是不是与“介寿堂”有什么渊源，不必去牵强附会，但此联其义当可致之，我所期待的当是一种中医文化传承，我倒想帮其改一字为“康尔景福，寿考为祈”，既重拾老街风情又切合创办立意。传统文化不只是存在历史典籍中，还应该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是传承发展和共享的。

不同于街面上足浴、采耳、艾灸等名目

繁多的所谓“养生堂”，出于对五千年中医文化的敬仰之心，和对老街古韵遗风的眷恋之情，于是我对这个中医堂是否“货真价实”起意探询。进门大厅，诊室内弥漫着的一股中草药香扑鼻而来。过询诊登记记录数据的前台，便见右首各小间为专科中医师坐诊室。这里坐诊的都是有着几十年医龄以上的资深老中医，有中医世家得其真传的；有师承国内名中医的得意门生；有毕业于中医专科学业有成的；有博采众长

经验丰富的，都是为本地民众所熟知和信赖的中医师。可以说是一个阵容强大、又各有专长、且医术精湛的团队。

左首为中药房，红棕色的药柜靠墙倚立，由上百个小抽屉（格斗）组合，上面整齐醒目贴着各类药材的品名标签，并按中药材各自的特性归类放置。陈式还是老掘港人记忆里的样子，而呈现的却是历经千年的岁月留痕和传统文明。

当然，标志着时代文明进步的煎药方式，也会让你眼前一亮。已配套齐全的电气化中药熬制设备，完全取代了过去那种用砂锅紧煮慢熬的制作工序，“打药”回去即可服用，既服务周到方便了患者，又保证了药材的高质量效能。

不禁想起过去那药房门口一付对联：“但愿世上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希望养生堂“生意红火”，世人无疾我心安，但愿成为医疗资源共享最好的拾遗补缺。只要不是意外突发性伤病，不必舍近求远，在家门口诊治，何乐不为！

我们都曾有生老病死的时候，用老街老话说，一生中没有吃了五谷不生灾的。人的生存空间有限，除了注重提升自身免疫力，还需要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这里的传统中医堂，也许算不得新城区的繁华一景，但他的存在，却确实为新区居民带来方便，同时也是在延续老街韵味浓郁的风土人情。

歌词两首

□ 刘士辉

今生永难忘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同洒告别泪

一天穿军装

举手同宣誓

卫国保家乡

我们的红心与祖国同在

我们的热血与江河同流淌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穿越暴风雨

日夜奔南疆

枪声是命令

冲锋军号响

我们的身躯屹立在老山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强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反击得胜利

立功又受奖

多少好兄弟

血染风采扬

我们的战友长眠麻粟坡

我们的兄弟英魂守边防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生死战友情

今生永难忘

我们的爸和妈

南黄海边长大的伢

同一天入伍离开家

海边的青年最刚强

宽阔的胸膛滚浪花

自卫反击炮声隆

硝烟中战旗美如画

血洒南疆平常事